

史

記

二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
奸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
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
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
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
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

索隱曰案濞字也音披位反

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

曰仲名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

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云間行走雒陽

索隱

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閑反

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

致法廢以為郃陽侯

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郃陽故城在

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

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

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

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

軍斬西會西會音古允反布走荆王

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

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廣

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

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

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

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

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

吳王濞傳

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然天下

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渾頓首曰不敢會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

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

渾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

故無賦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

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國用富饒

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

楚漢春秋云吳太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

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

索隱曰提音帝又音底又音弟

於是遣其喪歸

葬至吳吳王愠曰

正義曰於問反怨也

天下同宗死長安即

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

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

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

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傳曰鼻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

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上復

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

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

張晏曰喻人君

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今

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

索隱曰案吳國有鑄

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

卒踐更輒與平賈

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

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為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產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價官讎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故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
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
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
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
之後改為謫乃戍邊一歲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作郡國吏
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
淳曰訟公也○正義曰
訟音容言其相
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
者太史公盡言吳王
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
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
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
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
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
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
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
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
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

索隱曰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

煮

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

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

年冬楚王朝黽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

服私姦服舍

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

請誅之詔赦罰削

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

王有罪削其河間郡

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

膠西王卬以

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王濞

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

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

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

西王

索隱曰詭音徒鳥反

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

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

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

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

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

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

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

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

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

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有累足猶懼不見

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

正義曰張華反

所聞諸侯削

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

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

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

乎王瞿然駭曰

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佳遠視貌音九縛反

寡人何

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

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救忠塞賢
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
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
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
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
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
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
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數倉之粟距漢兵治
次舍須大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
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
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

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
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
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
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
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
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旣新削
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
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
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
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

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
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
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
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
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
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
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
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
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

子

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駟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

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

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

漢書

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曰按專以僇辱諸侯為事

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

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

正義曰誑音挂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

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

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

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

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

音直

長沙者

索隱曰謂其境相接

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

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正義曰走音後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

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以北正義曰走音後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正義曰走音後告越如淳

曰告東越正義曰走音後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走音後越也又告東

使定之正義曰走音後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正義曰走音後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

閒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走音後或與寡人會雒陽

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

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入蕭關正義曰走音後走

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

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

吳王濞傳

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

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

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繚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

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何何如曰不足憂也
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
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
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
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
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
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
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
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
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

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

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

宅

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晁錯復故地

而罷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

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

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臣

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盜為太常

正義曰今

盜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

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

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

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

盜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

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表

盜奉宗廟宗正輔親戚

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

使告吳如

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
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盜來亦知其
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
見盜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
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
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恋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

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正義曰上言不自意洛

陽得全及見劇孟

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

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
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其難與爭鋒楚

兵輕

正義曰輕正反

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

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

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敝

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

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

正義曰在曹州城武輕縣東北四十二里也

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

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

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

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

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

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

蘇林曰祿伯
儻將兵降漢

自爲已利於
吳爲生患也

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

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
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
疾西據雒陽武庫食穀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
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
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
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安
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
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

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
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
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
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
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
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
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
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
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
城

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
漢文帝二年別爲國屬兗州

兵十餘萬破蕩城中

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
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
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
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
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
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
義誘受天下云命臯人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錢也
以私錢淆亂天

下錢也

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

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

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
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
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爲御物○正義曰顏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
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
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
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
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
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

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
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
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
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

徐廣曰楚相張尚諫

王而死○正義曰按羽尚弟也

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

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

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

縣本漢下邑縣

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

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
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
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

東越

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

東

越兵

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

啗東越

韋昭曰啗音徒覽反

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

使人鏃殺吳王

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鏃○索隱曰鏃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

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辟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

冢在縣北其處名為相唐

盛其頭馳傳以聞

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

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

吳王子子華子駒亡

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

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

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

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顏當

徐廣曰姓

韓

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

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殂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

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
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
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
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
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
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
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
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
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
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

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

言漚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邵陽侯省

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滅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邵陽侯也

能薄賦歛使其

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

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

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

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

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

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

盜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豐成提局 驕矜携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銖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卅觀津人

正義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卅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

詹事

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

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

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

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

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

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

寶嬰門籍不得入朝請

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

孝

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

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寶之宗

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母如寶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

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

寧可以讓邪

漢書曰寶嬰字王孫

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

寶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

蘇林

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

金無入家者寶嬰守滎陽監齊趙兵

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儗傳云寶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

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魏其武安侯傳

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
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元禮孝
景四年立栗太子

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

使魏其侯

爲太子傳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
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

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

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

謝病擁趙女屏間處

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

而不朝相提而

論

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

是自明揚主

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

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又

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

則妻子母類

矣

索隱曰謂見誅滅無遺類

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

桃侯免相

服虔曰劉舍也

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

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

索隱曰愛猶惜也

魏其

者沾沾自喜耳多易

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

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曰小顏沾音他兼反擔音尺占反

難以為相持重

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

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

之蚡音墳

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

魏其武安侯傳

郎

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

未貴往

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

索隱曰按謂晚年也

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

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盂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雜家書

兼儒墨名法

王太后賢之

徐廣曰即蚡同母姊者

孝景崩即日太

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

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

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

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

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
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
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
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
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
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
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
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
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

索隱曰案推轂
謂自卑下之如

為之推車轂也

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

列侯就國除關

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

以禮為服制

索隱曰案其時禮度

踰侈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

以興太平舉適諸竇

索隱曰適音直革反

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

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

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

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

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

韋昭曰欲奪其政也

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

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

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

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

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

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

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拊

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

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

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

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

魏其武安侯傳

以肺腑為京師相

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

其輕薄附着大材按顏此說並是踈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呂

廣云太陰者肺之脉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

之動浮沉瀦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

也非痛折節以禮誡之天下不肅

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

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

當是時

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

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

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

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

南鄉自坐

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

滋驕治宅甲諸第

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

田園極膏腴而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

淳如

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說文曰曲旃者所以招士也

後

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

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

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

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

魏其武安侯傳

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

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

索隱曰案何是嬰女子漢書

作嬰誤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

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

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

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張晏曰自奮奮勵也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

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

入吳軍至吳將麾下

正義曰謂大將之旗

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
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
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
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
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
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
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
上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剋故徙夫爲
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
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

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夫醉搏甫

索隱曰搏音博謂擊之

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

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

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

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實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

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

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抨彈音普

反耕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

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

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

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

服索隱曰案服謂替功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

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

魏其武安侯傳

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
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
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
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
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

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
○索隱曰案徐廣云以服請

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紛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

乃駕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
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
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

徐廣曰一作梧

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

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

索隱曰屬音之欲反

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

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

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

魏其元光四年春

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

丞相言灌夫

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

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

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

夫人

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

有太后詔召列侯宗

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

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邾魏其

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

如淳曰上酒為

解壽非大行酒

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

席耳餘半膝席

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

灌夫不悅

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

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

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

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

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咄囁

耳語韋昭曰咄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咄鄒氏音蚩輒反

輒音汝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

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

魏其武安侯傳

夫曰今日斬頭陷胷

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亢凶

何知

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另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

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

客請莫能解

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

武安吏皆為耳目諸

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

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

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

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

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

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音普係反倪五係反幸天下有

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

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

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

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

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

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案包愷

披音反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

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

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

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俛頭於

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着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吾并斬

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

皆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

魏其武安侯傳

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

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

此特帝在即錄錄

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索隱曰案設者脫也

上謝曰

俱宗室外家

正義曰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

故廷辯之不然此一

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

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

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漢書音義曰秃

老翁言嬰無官位拔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

韓御史良久

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

自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

齟舌自殺

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齬也士白反

今人毀君君亦毀人

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

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

所言灌夫頗不讎

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對

為欺謾者也

欺謾劾繫都司空

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

司空主水及罪人

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

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

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

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

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

漢書音義曰以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

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

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父乃聞聞即患病

曰痲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

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

上張晏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一月晦

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駟案張晏日月晦

者春垂至也○索隱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其

春武安疾病

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

秦楚之際表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

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

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

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

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

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

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

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

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元

朔二年武安侯坐衣襜褕

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謂

魏其武安侯傳

字林並謂之短衣

入宮不敬

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襜尺占反榆音踰謂非正朝衣若

婦人服也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徐廣曰建元二年

武

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

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

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

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

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枉於武安侯為不直特

為太后故耳

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

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

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

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
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
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
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勢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傳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

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

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

後徙睢陽

正義曰今宋州宋城

嘗受韓子

雜家說於騶田生所

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

事

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

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

索隱曰將音將音汗

張羽力戰

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

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

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

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

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

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

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

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

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

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

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

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

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

即欲以侘鄙縣

徐廣曰侘一作紆也駟案侘音丑亞反誇也○索隱曰漢書作媯音火亞反紆

音寒孟反

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

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

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

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

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

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

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
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

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

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
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
二千石田甲云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
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
索隱曰案謂不足與
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
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
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
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
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

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
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
詭勝匿孝主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
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
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
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
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
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
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
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如傳曰景

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
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

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

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

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素隱曰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

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

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

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

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

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

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
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
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
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
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
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
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
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
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
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

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

古不屬爲人

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

漢數千里爭利則

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

魯縞

許慎曰魯之縞尤薄

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

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

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

鴈門馬邑豪翦壹

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翦姓也翦壹名也漢書云翦壹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

以利陰使翦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

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

信之以爲然許翦翁壹翦翁壹乃還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

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

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

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

矣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

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

爲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爲

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

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王擊其輜重正義

曰釋名云輜重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

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

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

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

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

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

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

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

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
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
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裊
取辱耳

徐廣曰裊一作祗也

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

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漢書

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

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

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

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

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

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
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
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略智足以
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貪
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
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
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
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
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跛
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

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

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

青擊匈奴

徐廣曰元光六年也

出上谷破胡龍城

龍音

將軍

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

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

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

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

正義曰幽州縣

安

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

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

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

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

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

城即漢古北平也

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

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

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

世之言梁多長者不

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爲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

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

紀廣家世世受射

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

孝文帝十四年

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索隱曰案

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

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

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

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

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

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

為騎郎將

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

吳楚軍時

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

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

文穎

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

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

典屬國公孫昆邪

昆音龜○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此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

為

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

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

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

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

中貴人從廣

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芭輿服志云黃門承主密近使聽察天

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

勒習兵擊匈奴中貴

人將騎數十縱

徐廣曰放縱馳騁

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

還射

正義射音石還謂轉也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

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

文類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

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也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鷲也

廣乃遂從百騎

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

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

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

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

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
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
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
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
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
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將監護也出護其
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
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
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
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

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
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
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
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

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

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索隱曰音頻面反

不擊刁斗以自衛

孟康曰以銅作鑊器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名

曰刁斗○索隱曰刁音紹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銷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鑊即

鈴也埋蒼云鑊温器有柄斗似鉞無緣音譙

莫府省約文書籍事

索隱曰案大顏云凡

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

然亦遠斥

候未嘗遇害

索隱曰案許慎淮南云
斥度也候視也望也

程不識正部曲

行伍營陳擊力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

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
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
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
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伴死
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
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
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
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
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
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

侯孫

孫灌嬰之孫名強

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

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

呵止廣廣騎曰故

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

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

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

蘇林曰韓安國

於是天子乃召拜

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

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

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

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

徐廣曰一作沒羽

視之石也因復

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
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
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
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
言家產事廣為人長援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
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
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
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
○正義曰飲音於禁反以為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
恒也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
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

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
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
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
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
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
以功爲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
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
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
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

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
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有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射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
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
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
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
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
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

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
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
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
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

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

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

中當第八

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

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
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
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
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

廣不爲後人

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

然無尺寸之功以得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今廣并於右將

軍軍

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

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

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

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

廣自請曰

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

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

索隱曰案廣言

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

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

如淳曰數為匈

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

毋令當

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

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

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

如書

正義曰令廣如其文
牒急引兵徙東道也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

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

東道

索隱曰食其音異基案趙
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

軍亡導或失道

索隱

曰謂無人導引
軍故失道也

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

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

正義曰絕度也
南歸度砂幕

遇前

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

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

書報天子軍曲折

正義曰言委曲而行廻
折使軍後大將軍也

廣未對大

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

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
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
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
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
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
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
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
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
偃又音許乾反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
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

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

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

索隱曰墾音人絹反又音乃殿反又音而

宣反案墾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當下吏治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

當下吏治

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

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

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

大將軍青之恨其父

索隱曰小顏云令其父恨而死

乃擊傷大將

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

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云

雍地形高故云上

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

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

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

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

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

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六十四

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視地形無所見虜

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

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

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

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
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
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
鄙人

索隱曰悛音七旬反
漢書作恂恂音詢

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

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
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索隱曰案姚
氏云桃李本

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
也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

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

援臂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失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傳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桀粥妻桀之衆妾

避暑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以

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

終子國獯狁葷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

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

橐駝

索隱曰韋昭曰背肉似橐故云駝。包愷音託作。正義曰畜許又反。驢羸。索隱曰按

驢特馬牝生羸。正義曰羸音力戈反。

駃騠

徐廣曰北狄駿馬。父羸子也。廣志云文云駃騠馬。

決蹄也。發蒙記刻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

駒駼

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

駒駼馬青色音陶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駒駼也。

驪騮

徐廣曰音顛巨虛之

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青驪。麟驪文如鼉魚鄰誕生本驪字作奚。

逐水草遷徙母

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索隱曰分音扶糞反

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

長則射狐兔用為食

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

士力

能彎弓

索隱曰彎音烏還反

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

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

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

韋昭曰鉞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

索隱曰音蟬埤蒼云鉞小矛鐵矜古今字詁云矜矛矜也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

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

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

漢書曰單于姓攣鞬氏○索隱

曰攣音六緣反鞬音丁啼反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

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

義曰周本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

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

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

徐廣曰公劉九世孫

亶父亡走岐

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

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

其

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

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

按畎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壯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

後十有餘

年武王伐紂而管雒邑復居于酆鄘放逐戎夷

涇洛之北

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

即僚沮水也

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

道衰

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

而穆王伐犬

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

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

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

正義曰故申城在鄧

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

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

王于驪山之下

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

遂取周之焦獲

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獲亦名剗口亦曰剗中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獲也

而居于涇

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

酆鄩而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

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鎬列為諸侯也

始列為諸侯是後

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

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

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徙土三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號

齊釐公與戰

于齊郊

索隱曰釐音僖名諸兒也

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

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

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

鄭之汜邑

索隱曰蘇林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

初周襄王欲伐鄭欲

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

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

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

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

狄或居于陸渾

徐廣曰一爲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爲九

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

東至於衛侵盜暴

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

狁至於大原

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

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毛詩傳曰彭彭四馬兒朔方北方○正義周襄王既居
曰言儉狃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也

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

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

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

于河西圖洛之間徐廣曰圖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蒼圖作園地理志

云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園當為園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園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

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

沮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

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陟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郤缺獲

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圖潞之間號

赤秋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

以西有縣諸正義曰括地云縣諸城秦州秦嶺縣緄

戎正義曰上音昆字當作混顏師古云翟獯之戎徐廣曰在

天水獯音丸○索隱曰地理志天水有綿諸道狄道應劭以

獯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云獯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

東南三十七里古之獯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

戎邑漢獯道屬天水郡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拘大荔徐廣曰後更名

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

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

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

匈奴傳

烏氏

胸衍之戎

○索隱曰案地理志胸

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

力計反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

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

荔王城荔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

王取之置烏氏縣也

胸衍之戎

○索隱曰案地理志胸

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北有

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如淳云即儋林也為李牧滅樓煩之戎索隱

曰如淳云林胡即儋林為李牧所滅也地理志樓煩縣各屬鴈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

地也風俗通云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故樓煩故地也

書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

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為各分散居谿谷自有

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

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

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我翟戎翟朝

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鴈門○索隱曰服虔云勾音

拘韋昭云山而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其

名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其

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
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
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
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
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昭王
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
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
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
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
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
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
焉自代並音

白狼

陰山

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

反

北塞外

突厥界

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闕也

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

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

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

韋昭曰地名在上谷

今焉

至襄平

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

置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

三國邊於匈奴

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

其後趙將李牧時匈

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

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索隱

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賁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

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

安八千里正南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北相值道也

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

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

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

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

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

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也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

括地志云凉州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

然○索隱曰案單于姓攣鞬氏其國稱之曰撝黎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撝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

象天故曰撝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

也曰頭曼韋昭曰音瞞○索隱曰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

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

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

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

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

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採取其上英鮮者作胭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胭脂今日始親

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依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

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

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

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

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

索隱曰應劭云曉箭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

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

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

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

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

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
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
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
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
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

徐廣曰秦
二世元年

壬辰
歲立

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

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
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
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
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

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
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
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
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
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候之室為甌脫也東胡使使
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
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
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
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

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龍擊東胡東胡初
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
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
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曰曰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
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
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
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
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
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

膚施縣是

不改今延州

至朝那膚施

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

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

樓煩白羊河南王

索隱曰如淳曰曰羊王居河南

侵燕代悉復收

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

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

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龍擊東胡東胡初

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

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

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左右大將左

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

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

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

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

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蘭氏正義

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正

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

匈奴傳

將居東方直上谷

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州

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媯州也

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

將居西方直上郡

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

以西接月氏氏羌

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氏又魚豢魏略

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

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阿闕之西南羌是也

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

索隱曰案

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

城也在蔚州薈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

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

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

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

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

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俛起什百之中是也

裨小王相

封

徐廣曰一作將

都尉當戶且渠之屬

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

渠姓蓋本因此官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

會龍城

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

三龍祠祭天神

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

義曰匈奴

奴秋社八月中秋皆會祭處蹕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蹕林則服虔說是也

又韋昭音頗同然林檻聲相近或以林為檻也○正義曰顏師

韋昭音頗同然林檻聲相近或以林為檻也○正義曰顏師

校人畜

正義曰許又反

計其法按刃尺者死坐盜者沒

匈奴傳

入其家有罪小者軋

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

云槓杖也三蒼云軋輓也說文云輓輓也。正義曰大者死顏師古云軋者謂輓輓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

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

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

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

張華曰匈奴名家曰逗落

近幸臣妾從

死者多至數千百人

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

舉

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

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

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

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
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
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東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
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南昆新犁之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
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
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
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
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
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
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

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

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

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

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

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索隱曰驪音武江反案青驪青色馬也

正義曰鄭玄云駝不純也說文云駝面頰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

文云驪南方盡騂馬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騂高帝乃使使

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

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

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
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
鄉索隱曰傳音附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
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
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
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
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
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
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

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
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
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
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

索隱曰案

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寢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憤之君生
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
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

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

索隱曰案漢書
季布諫高后乃

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
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
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

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

正義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

擊

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

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

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

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

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

奴將名也

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

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

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徐廣曰一云樓惶○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桀○索隱曰

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反及其旁二十

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

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

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

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

郎中係雲淺奉書雲音火胡反○索隱曰請獻橐他係音計雲漢書作庫

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駟八疋馬也皇帝

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

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

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

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

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

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

地澤鹵

正義曰上音息

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

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

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

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

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

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

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
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
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
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
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

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
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
洽
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
案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

云辨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櫛也蒼頡
篇云靡者為比公鹿者為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
黃金飾具

帶一漢書音義曰
要中大帶
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
一字○索隱曰漢書見

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

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紼

正義曰音啼

綠綰各四十匹

索隱曰案說文云紼厚繒也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有遺單于後

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

索隱曰稽音雞粥音育

號曰老上

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

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孝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

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官者

燕人中行說

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

傳公主說不欲行

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

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

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

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

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韋昭

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

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

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

湏乳汁也音都奉反○索

隱曰字林云湏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湏臣苑人所具也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

䟽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

正義曰上許又反

漢遺單于書

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

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

漢書

音義曰穹廬旃帳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

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
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
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
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
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
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索隱曰詳漢書
作陽此亦音羊其父
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
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
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
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
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

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

喋

音謀利口也

而佔佔

昌占反衣裳貌

冠固何當

言雖復著冠固何當所益○索

隱曰鄧展曰佔聶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

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

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

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

韋昭曰苦麤也音若靡鹽之鹽

則候秋孰

以騎馳蹂而稼穡耳

徐廣曰蹂音而九反

日夜教單于候利

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

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

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爲餅侯白丁反索隱曰

郎印音五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

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嬀州與北地郡其遠明非彭城也使奇

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

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候騎至

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候羅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

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團兵處於是文帝以中尉

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

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

索隱曰案表盧作審侯魏邀為北地將軍隆慮侯

按古今字異耳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

侯董赤

正義曰音赫

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

徐廣

曰內史樂布亦為將軍

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

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

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

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

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
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
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
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
養馬世世昌樂闡然更始

徐廣曰闡音
掄安定意也

朕甚嘉之

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
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
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
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
故詔吏遺單于林蘄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

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
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
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
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
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
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跂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
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
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
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故
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
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

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
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
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云人不足以
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
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
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
立爲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
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
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匈奴
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

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
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
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
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
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
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
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
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
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

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

人聶翁壹

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

奸蘭

奸音干

蘭犯禁私出物也

出物與匈奴交

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

詳為賣

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

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索隱曰蘇林云在鴈門也

漢伏兵三十餘

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

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

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

史行徼

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

見寇葆此亭

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

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

尉史乃

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

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

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

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

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

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

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

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

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

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

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
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
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
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
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
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子略二千
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
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敖至匈奴乃
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
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

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
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
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
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

音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

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奔與胡也

是歲漢之元朔二年

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

豕蠱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

索隱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誕生音直牙

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

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

索隱曰單音丹

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為莎安侯數月而死伊稚

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
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
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

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

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

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

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
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
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
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
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

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
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
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
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
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
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正義曰蘇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
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
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
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
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

教單于益北絕幕

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

以誘

罷漢兵徼極而取之

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曰徼音古堯反

徼要也要漢兵疲極則取之無近塞居止

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

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

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

正義曰焉音烟括地

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

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識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

女無顏色其慙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

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漢書音義曰凶

奴祭天廟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

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爲主今浮圖金人是也

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

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
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
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

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
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

索隱曰韋昭曰張掖縣

攻祁連山

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
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栢五木美水草冬溫

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我祁連山使我六畜
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

白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

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

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

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

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

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
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
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
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
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
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
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
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
○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
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
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

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

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

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慕從者凡十四萬疋

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

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

還

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

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

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

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

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

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

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

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

還

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

是後匈奴

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

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

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

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

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

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

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

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

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

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

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
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
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
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
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
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

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

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

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

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

奴河水而還

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

亦不見匈奴一人

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

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

客

韋昭曰王使來客官也
正義官名若鴻臚卿

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

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

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

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

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

而單于大怒立斬王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

之北海上

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遷也

而單于終不肯為寇

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
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
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
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
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正義音致以求
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
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葭
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
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間冒
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
遠去過大宛而擊大夏而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
臣之都嬌水北為王庭也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

漢書

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

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
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
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
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
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
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今
吾太子為質無幾矣

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

匈奴俗見

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

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

以為欲說折

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
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乃肯止楊信旣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
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
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
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
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
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

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

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

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

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于烏

師廬徐廣曰烏一作詹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

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

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

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美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

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

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

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
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
令因杆

正義曰
音于

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太

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
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
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
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
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
期至浚稽山而還

索隱曰應劭云
在武威縣北

浞野侯既至期

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

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
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
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
郭縱爲護維王爲渠正義曰爲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
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
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
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
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于年少匈奴乃立
其季父烏維單于第右賢王音鈞又音吁犁湖爲單
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匈奴單于立漢使光祿

徐自為出五原塞

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

數百

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

正義曰顧胤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

至廬朐

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

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房虜城按即築城鄣列亭至廬朐也服虔云廬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

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

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強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

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

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

任文擊救

漢書音義曰漢將也

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

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

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

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

單于

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

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

春秋大之

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

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

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

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正義曰胡郎反

漢遣

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

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

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

正義曰在伊州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

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

漢復使因杆將軍數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

涂山

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者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

毋所得又

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

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

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
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
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
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
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
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
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爲反重丈用反而
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
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
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

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
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

盡始起三年廣利與商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曰自

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

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

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

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

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

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

之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為

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襲忘諱之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無

其實而褒之是也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傲一時

權徐廣曰傲音皎○索隱曰傲音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而務調

納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便偏拍不參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

傲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彼已將率詩云彼已之子○索

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席中國廣大氣奮

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

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

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

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

儉狃葷粥 居于北邊 旣稱夏裔
式憬周篇 頗隨畜牧 屢擾塵煙
爰自頓冒 尤聚控弦 雖空帑藏
未盡中權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匈奴傳

[General Information]
 00=00000000 00 26 00
 00=00000000
 00=164
 SS0=12459905
 000=000007544300
 000=000000000
 0000=1936
 [0000]
 000=000000000
 000=164
 000=000000000 , 1936
 000000=000000000. 00000000 00 26 00. 0000000000, 1936.
 Lrbook=http://book.lrbbook.com/showbook.jsp?dxNumber=000007544300&d=EBD21372AB22726DF7A146C92D1DBBE3
 Duxiu=http://www.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544300&d=EBD21372AB22726DF7A146C92D1DBBE3
 Zhizhen=http://www.zhizhen.com/book/7a661434c5d9a62ad444c027c2e0b333/detail
 jpgUrl=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4&pid=8FDCAC7406A4DBC8127F862E8D0F023BFB4D5C85985BDC3548112389958C95DABA309D4FB4EB046A952D6C118FD422EA66507BC720C70029BB4E0BFBAC33BC56EAF0EE4FAC2B4110D452B8D10D44DEAB43A0A1AF054F1687D63AA10395CA821CEB209EFCF12F6FF28AA8CE54B55BAEDBAC71&jid=/000001.jpg
 imgPath=http://***.5read.com/